

游剑江湖

梁羽生 著

宫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望

有子之内而形之外，缪长风紧紧的盯着北宫望，观其眸
看出了他的内心已在，焦躁不安，登时一声
刺对手胸膛，明是反攻，暗藏走势，缪长风
斜，剑诀一领，立即发动攻势。
横剑截击，一招金
剑随臂扬，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寒光，疾如掣电，不架
上宫望一用，自然一旋身，剑招倏变，削出，反截敌腕
进招，确是，备的高明，哪知缪长风自剑术端的，手腕一
翻，长剑挑，招春云，是从北宫望，不到，北宫望
腾身跃起，倒地而去，饶是他血变得快，啜的一声响过，北宫望已给缪长风
的剑锋割去，了一幅，梁羽生，北宫望输了一招，拼着器
了性命，再，度文锋，剑法使得凌厉无比，使到
当真是，有如狂风骤起，暴雨卷，来，紧处
剑走轻，灵，沉着应付，两人各以，斗，辗转攻拒，杀得个难，解，难分，转
未搏

游

创

江

湖

七
月
十
日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游
剑
江
湖

【下册】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剑江湖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10.2 重印)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ISBN 978-7-80521-650-8

I. 游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71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责任编辑: 武旭峰 吴为华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制 作: 黄瑞英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邮 编: 510600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地 址: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联华工业区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35.875 印张 993 千字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5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50-8/I·270
定 价: 79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中国·广州

花城出版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第四十六回 分道扬镳

韶华争肯假人住？已是滔滔去。西风无赖过江来，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？秋声带叶萧萧落，莫响城头角。浮云遮月不分明，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？

——董士锡

杨牧给他一顿责骂，面子虽是难堪，心头却放下一块大石，想道：“还好，他只是责备我交游不当，并未知道我早已投靠了北宫望这件事情。”

齐建业接着说道：“杨牧，你若还知道自爱，马上跟我回家。否则我也不理你的死活了！”

杨牧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，垂头丧气低声说道：“小侄听老伯吩咐。”

王元通道：“齐老前辈，你不喝杯酒再走？”

齐建业道：“杨牧在你这里惹事生非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也没面子在这里待下去啦，改天我再来给你赔罪。”气呼呼的拉着杨牧就走了。

金逐流哈哈笑道：“这老头儿正直无私，倒是令人佩服。王老爷子，如今没有我的事情啦，我和你喝酒！”

石朝玑、宗神龙给冷落在一边，尴尬之极，石朝玑心里想道：“金逐流和林无双都在这里，牟宗涛不来还好，来了只有更糟。王元通这老头儿又明显是站在他们这边，今日是决计不能硬来的了，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于是在杨牧走了之后，他们两人便也跟着告辞。

一场风波，归于平静。林无双等人上前和王元通重新见过。王元通笑道：“贤侄女，你长得这么高了。上次我在你家，你还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呢。你还记得么？”林无双笑道：“记得，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”王元通道：“听说你已经做了扶桑派



的掌门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刚才我还以为贵派有石大侠伉俪来了，你不会来呢。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这屋子里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妨说实话。你可知道林姑娘因何而来吗？”

林无双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金大哥说笑话了。王伯伯是我爹的老朋友，我当然是来给王伯伯拜寿的呀！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一来是给王伯伯拜寿，二来也是为了找个人来的。”

王元通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无双，你找谁呀？”

李麻子哈哈笑道：“该用不着我再假冒了吧。如今该把真的孟元超请出来啦！”

王元通这才知道林无双找的是孟元超，说道：“你们暂且再等一会。”吩咐大弟子王丘道：“有客人来到，你在镖局招待他们。”王家住宅是和镖局连一起的，外面是镖局，内进是住家。平日普通客人来到，多在镖局见客。王元通恐怕出事，特地郑重的再叮嘱一遍。要让弟子明白，即使有石朝玦之类特别的“贵客”来到，也只能在外面的客厅招待。

且说罗金鳌和孟、冷二人进入内宅，罗金鳌是王家熟人，找着了一个老仆人便说道：“借你家主人的客房给我一用。”那老仆人道：“已经有两个客人在那里了。恐怕不大方便。”罗金鳌道：“好，那就借你的房间给我们说话。”

这仆人甚为纳罕，不过他毕竟是跟王无通在镖局混了几十年的人，阅历极深，情知其中定有原因，也就没有多问了。

冷铁樵要和罗金鳌商量的乃是有关身家性命的机密之事，罗金鳌能否答应，他亦是并无把握。孟元超与罗金鳌今日才第一次见面，这种机密之事，有一个新相识的第三者在场，只怕罗金鳌有所顾忌，冷铁樵想到这层，悄悄的向孟元超递了一个眼色。孟元超何等聪明，立即会意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给你把风。”

那老仆人和孟元超走出院子，小声说道：“大爷，你请放心，我这房间不会有人进来的。我出去关上角道的角门，那就更可无忧了。”



此时石朝玘和宗神龙正在外间向王元通相继告辞，孟元超凝神静听，隐隐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，心中又少了一层顾虑，想道：“有金大侠和王老镖头在外面，料想决不至于有什么客人，未曾得到主人的允许，便敢闯进内宅。但只不知原先就在这里的两个客人是谁？”

心念未已，甬道旁边一间厢房忽然打开房门，有一个人走出来，走到孟元超身边，突然一把拉住了他。孟元超早已警觉，但凭着他的一身武功，竟然仍是躲避不开！

孟元超大吃一惊，正要运用“金蝉脱壳”的近身搏斗招数，挣脱那人掌握，那人已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元超，是我！”一把就将他拉进房间去了。

孟元超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你，你是——”那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孟老弟，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么？你瞧还有你的一个好朋友也在这里呢！”

孟元超这一下当真是有如喜同天降，笑道：“尉迟大哥，我已经疑心是你，只是还不相信你会忽然在这里出现，缪大哥，你怎的也会和尉迟大哥同在一起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你坐下来。慢慢再说，先告诉我，你又是怎么来的？”

孟元超道：“我是和冷大哥一同来的，他有一件大事，此刻正在和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密谈。”

尉迟炯大喜道：“是冷铁樵么？”孟元超道：“不错。”尉迟炯笑道：“原来钦犯是他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”尉迟炯忽地向他摇了摇手，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

孟元超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尉迟大哥，你有什么要说么？”

尉迟炯笑道：“冷铁樵和罗金鳌商量的既是机密大事，你也不必告诉我了。不过，你恐怕不仅是和他一起来的吧？”此时林无双正在外面说话，孟元超亦已听见了。

孟元超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和林姑娘一道来的，来到扬州，才碰上了冷大哥。”



尉迟炯道：“孟兄弟，我是个爽直的人，有句心里的话，要和你说。”

孟元超不觉又是一怔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有话请说。”

尉迟炯笑道：“我和无双的爹乃是至交好友，她是我的侄女儿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你可不能对不起我的世侄女。”

孟元超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有点误会了。我和无双也是结拜兄妹。”

尉迟炯哈哈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不是要比我矮一辈了？”孟元超笑道：“尉迟大哥，你本来是武林前辈，其实我是应该——”

尉迟炯笑道：“咱们各交各的，我和你说的笑话，你怎么当真了？”

忽地面色一端，尉迟炯接着却又说道：“孟老弟，我虽然是个莽汉，可比你多懂得一点女孩儿的心事。无双是真心喜欢你的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说的可不是笑话！”

孟元超心中苦笑：“我怎会看不出来，唉，但你却怎知我的苦衷？”

尉迟炯道：“咦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喜欢无双？”

孟元超道：“我是把她当作妹妹的，怎会不喜欢她？但我现在正要赶回小金川去，咱们谈些别的正经事情好不好？”

尉迟炯笑道：“男婚女嫁，这也正是正经事情呀！不过你也说得对，先公后私，你们的事情既是言之尚早，那就以后再谈吧。好啦，王老镖头还未知道杨牧师徒早已变节，闵成龙假传韩总镖头的命令，他也相信了，咱们待会儿可得告诉他。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缪长风这才说道：“杨牧还居然有脸跑来这里找你胡闹，诬蔑紫萝，真是无耻之极！”

尉迟炯道：“杨牧这样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他造你的那些谣言，我一点都不相信！”

尉迟炯这么一说，孟元超倒是不好意思和他谈及自己和云紫萝的事情了。

缪长风叹口气，说道：“紫萝也是命苦，嫁个这样的丈夫，离异了也还给他纠缠不清！”

孟元超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缪兄，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”



繆长风道：“孟兄何用如此客气，请说吧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我可先得问一问你，你有没有别的紧要事情？”

繆长风笑道：“我是闲云野鹤之身，你有什么事情，尽管交付给我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紫萝和她的姨妈如今已是搬到了北芒山一位姓刘的武林前辈家里，你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她？”

繆长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啊，这个——”神色显得有点踌躇。

孟元超道：“是这样的，紫萝月前产下一子，身子虚弱，我怕鹰爪找她麻烦。她之所以搬到北芒山，就是为了躲避鹰爪的。那地方虽然隐秘，但万一有甚意外，却也不可不防。”当下把云紫萝临盆那日所遭遇的险事告诉繆长风，最后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紫萝的好朋友，我要赶回小金川，照料她的事情，只能拜托你了。”

繆长风深感义不容辞，慨然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待我和王老镖头拜寿之后，到北芒山去就是。”心中暗自思量：“尉迟炯极力要撮合他与无双，莫非他也有了几分心意？唉，但他却哪里知道，我和紫萝的友谊早已超乎男女之情，我以前纵然有这非分之念，也早已烟消云散了。”

尉迟炯笑道：“对，这样安排最是妥当不过。元超，你可以安心和无双往小金川了。”

孟元超知他误会了自己的用意，却苦于无法辩白，只好苦笑。

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有脚步声走来，尉迟炯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王元通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原来你们几位好朋友已经会面。元超，无双正有事情要和你商量呢，大家都出去吧。”

原来就在王元通送走了石朝玑之后不久，大弟子王丘进来报道：“师父，有个客人要想见你。”

王元通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吩咐过你，我暂时不见客人，叫你在外间招待他们吗？”

王丘说道：“这位客人是江南大侠陈天宇，他说有桩古怪的事情要和你谈。”

王元通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陈大侠吗？那还不赶快请他进



来？”回过头问陈光世道：“你不是说令尊不来的吗？”

陈光世也是颇感诧异，说道：“是呀，家父本来要我代表他的，不知何以他又来了？”

陈天宇走了进来，哈哈笑道：“金贤侄，林姑娘，你们都在这里，真是好极了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我这次来得匆忙，事先未能禀告老伯，请老伯原谅，我本来想在给王老镖头拜寿之后，再去拜访老伯的。”

陈天宇笑道：“你到这里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前几天我正和丐帮的仲帮主一起。不过他却是另外有事，是以没有和我一起来。”原来这次冷铁樵偷出小金川，事先是和丐帮有了联络的。他约金逐流到扬州拜寿之事，别人不知，丐帮的帮主仲长统则是知道的。

金逐流道：“这么说老伯是特地来找我的了？”陈天宇道：“正是。”

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尤其以陈天宇的身份，特地跑来会金逐流，金逐流自是可以猜想得到，陈天宇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和他商量的了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陈天宇笑道：“是有一件大事，但不是急事。待我先和王大哥说一桩古怪的事儿吧。这是我刚刚碰上的，可得请王大哥给我打开这个闷葫芦。”

王元通道：“陈大侠可是碰见了石朝玑这厮从我这里出去，觉得奇怪？”

陈天宇道：“哦，石朝玑这厮居然也有这脸皮来给你拜寿么？但我不是碰见了，是碰见了另外一个说是来给你拜寿，但到了你的门前，却又忽然跑了的人。”

王元通说道：“啊，那是谁呀？”

陈天宇道：“是牟宗涛，”接着说道，“牟宗涛来给你拜寿，本来不足为奇。奇怪的是，我是在街口碰见他的，他和我一起来，都没提有别的紧要事情，还兴致勃勃的说是这次来给你拜寿，可以藉此结识各处英豪呢。不料到了你的门前，他却忽然说是想起一件非马上去办不可的事情，大门也没踏进，回头他就跑了。既





然来到门前，也不差这点时候呀，你说奇不奇怪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当时你们有没有听见我在里面说话的声音？”

陈天宇说道：“听见了。那时你大概正在说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吧？我听见你的笑声。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牟宗涛知道我已经来到这里，他如何还敢进来？”

陈天宇大为诧异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以前是的，从今天起已经不是了。”

当下金逐流把牟宗涛刚才谎骗他的事说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起初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后来碰见了林姑娘和宋少侠他们几位，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暗中投靠了清廷。”

陈天宇叹道：“牟宗涛本来是个人才，可惜他竟给利欲熏心，自己毁了自己。”

陈光世道：“爹，成语有云：无才不足以济好。越有才能的人变成了坏人之后，祸害越大，也越可恶。像牟宗涛这样的人，自甘坠落，乃是咎由自取，咱们实在用不着为他叹息。”

陈天宇掀须笑道：“你说得对。你出外磨练了几年，见识果然是颇有长进了。”

王元通道：“陈大侠，你刚才说是有件大事，不知……”

陈天宇说道：“这件事也正是和扶桑派有关的。丐帮的仲帮主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宗神龙约了许多三山五岳的人马，准备在下月玉皇诞辰那天，假充香客，上泰山玉皇顶进香。你们想这件事情不是很有点奇怪吗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扶桑派的总舵就在玉皇顶对面的一座山峰，宗神龙又正是被扶桑派驱逐的叛徒，这件事情不用推敲，自必是要对付扶桑派的了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还有一层，宗神龙是海外归来的，何以在不足十年的时间，他能够结识这许多三山五岳的人马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啊，老伯还未知道吗？宗神龙早在牟宗涛之前已经投靠清廷了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仲帮主也是这样告诉我的，所以据他猜测，住持

这件事情，在宗神龙的背后，恐怕还另外有人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不错，石朝玑本是黑道出身，那班三山五岳的人马，想必就是石朝玑代他约的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贤侄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特地赶来找你的。你们夫妇是林掌门的好朋友，我本想托你设法通知林掌门的，谁知林掌门也在这里，这就更好了。事情现在已经明白得很，宗神龙要靠清廷之力，借用邪派群魔，谋夺扶桑派的掌门。”

林无双甚为难过，说道：“陈大侠，谋夺掌门的不是宗神龙，是牟宗涛。他们二人狼狈为奸，由宗神龙出面。牟宗涛则还要躲在背后，冒充侠义道呢！”

陈天宇诧异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？”

林无双道：“说来也是神差鬼使，今早我和孟元超逛史公祠，恰好宗神龙和牟宗涛、石朝玑也在那里约会，我于无意之中听到了他们的阴谋。”当下把她所偷听到的对方的密谋诡计，一一说出来。

陈天宇道：“想不到他们比我所想的还要毒辣，真是可恨！”

石卫说道：“玉皇诞辰为期不远，咱们须得赶紧回山准备才行。林掌门，你——”

林无双道：“金大哥，到时还得请你大力帮忙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我当然要帮你的，不过我毕竟是个外人，这件事情，恐怕还得要你亲自回去住持才行。”

石卫接着说道：“不错，兹事体大，我恐怕担当不了。再者，牟宗涛背叛本门，本门弟子尚未知道，他和宗神龙一个做好，一个做坏，只凭我的说话，所有的本门弟子也只怕未必全都相信。这个清理本门之事，恐怕要掌门人亲自住持，方能名正言顺。”

在史公祠的时候，林无双虽然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密谈，但尚未知道宗神龙已经有了这个布置，是以她还以为可以和孟元超一同去小金川。如今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可是令她好生为难。

金逐流看出她的心思，笑道：“无双，你可是和元超另外有事？”

林无双说道：“他说小金川很需要人，我已经答应他同往小



金川了。”

金逐流说道：“小金川固然是很需要人，不过，目前这件事情，非得你亲自料理不行，嗯，对了，咱们不如请元超出来一同商量吧。”

王元通算算时候，冷、孟等人进去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刻，于是说道：“不错，好几件事情都应该让大家商量商量才好办事。冷大侠和罗帮主大概此际也该谈出个结果来了，不如请大家都出来商量吧。”

不出金逐流所料，孟元超果然是以全局为重，说道：“事有缓急轻重之分，无双，你先回去料理了这件事情，再来小金川吧。”

林无双道：“好，不过我也有一件事情，要请石师哥答应我。”

石卫说道：“掌门师妹，你吩咐好啦。”

林无双道：“清理门户之后，本派掌门我要请你继任。”

石卫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啊，这个，我可不敢应承。而且这样的大事，也该本门弟子公决才行。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我知道无双的性情，大事临头，她是勇于担当的。料理日常的事务，那却是你比她强了。她既然有这个意思，你就答应下来吧。反正日后有甚大事，她也不会不理。当然这件大事，还得你们本门公决，不过也必须先得到你的同意，这才好提出来啊。”

桑青明白林无双的心事，想道：“林师妹这次为了维护本门，迫得与孟元超分开两地，在她自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故此她希望卸下掌门人这副担子，以后才能无拘无束的去找她的心上人。”她识破了林无双的心事，于是微笑对丈夫说道：“卫哥，金大侠也这么说，那你就答应吧，也好让掌门师妹可以安心和咱们回山啊！”

金逐流道：“好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咱们再谈其他事情吧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只见冷铁樵和罗金鳌并肩而出。冷铁樵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，哈哈笑道：“陈老前辈，金大哥，劳你们久候了。”

金逐流一看他的脸色，便知他要求助于罗金鳌的事情，定然



已经谈得十分圆满，当下笑道：“咱们今日是旧友重逢，新知初识，大家都可说的是不虚此行了，对么？”冷铁樵道：“是啊，罗帮主义薄云天，我与他二十年没有见面，交情丝毫未减，当真是

不虚此行了。”言下之意自是向金逐流暗示罗金鳌已经拔刀相助。金逐流道：“王老镖头，你的寿宴我们恐怕都是只能心领了。我想借花献佛，给你老祝寿，也敬各位朋友一杯。”

王元通苦笑道：“我恐怕也不能在镖局久留了。好，拿酒来，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几杯。”王丘拿酒进来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有件事情禀告你老人家，那位闵师兄不知何故，忽然溜走了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王老镖头，我正要告诉你，杨牧、闵成龙这两师徒早已投靠清廷，闵成龙也早已是被韩总镖头逐出镖局的了。”

王元通说道：“我也早已瞧出一点破绽，以韩总镖头的为人，他不会这样巴结权贵的。原来事情的真相乃是如此。”

罗金鳌道：“王大哥，石朝玑说不定还要找你麻烦，待过了今日，你到敝帮暂且避他一避如何？”

王元通道：“我正有此意，这个镖局我打算暂时交给王丘料理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，缪大哥，只怕又得拜托你了。”

缪长风笑道：“我反正是闲云野鹤之身，一点不怕多管闲事，你说好了。”

孟元超道：“石朝玑派遣伍宏、魏庆和西门灼三人追捕刘抗，听说刘抗是运韩朋的棺材北上，你此去正好顺路。”

缪长风笑道：“韩朋假死，刘抗运棺之事，正是尉迟大哥和我替他设计的，这件事你交给我好啦。”



第四十七回 红颜知己

共君此夜须沉醉。且由他、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！寻思起，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！

——纳兰性德

风摇芦叶，浪打蓼花；水泊烟笼，名湖雾覆。此时已是倦鸟投林、渔舟唱晚的时分了。一骑骏马，尚在沿着高邮湖北岸前行。

骑者是个虬须如戟的中年汉子，这个人正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。

他在王家和群豪分手之后，就骑王元通送给他的这匹青鬃马，追赶运棺北上的刘抗。第一天没有碰上，现在又将是第二个白天过去了。

扬州坐落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，也正是高邮湖南流入长江之处。从扬州北上，本来是走水路较为方便的，但刘抗因为运的是棺材，棺材里装的是假死的韩朋，韩朋服了尉迟炯的药丸，三天之后方能苏醒，倘若坐船的话，到时可不方便打开棺材，当着舟子将“死人”救活。而且走水路若遇意外，危险也大得多。是以刘抗选择了沿着高邮湖北上这一条已经少人行走的荒凉古道。而他的这个选择，也是早已告诉了缪长风的。

缪长风骑的是王元通特地挑选给他的骏马，走了两天，还没有追上刘抗，不觉颇为有点诧异了。刘抗坐的是两匹普通马匹拉的大车，自己驾驭。虽说有两匹马拉，但大车上载着沉重的棺材，按常理说缪长风走了第一天的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整整的白天，是应该可以追得上他的。

缪长风看看天，晚霞染红了鱼鳞似的云层，风很柔和，高邮湖波平如镜。心里想道：“看天色，今晚该是个有月亮的晚上，反





正错过了宿头，就索性兼程赶赶夜路吧。”

主意打定，心情没有那么烦恼了。湖边芦苇高逾人头，他骑马驰过，时不时惊起几只藏在芦苇丛中的沙鸥。黄昏鸟鸣，分外觉得寂静，看那薄雾笼罩的湖面，宛似披上一层轻纱。无浪微风，湖水轻轻碰击岸边的声音，好似柔和的音乐。缪长风不知不觉的给这清幽的景色吸引了。

“这样清幽的景色，倘若有个知己并辔同行，那就更是人生乐事了。”缪长风心想。

这念头一起，不知不觉，就蓦地想起了云紫萝来了。

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缪长风心里想道：“这两句前贤的话，当真说得不错。有的人相识了一辈子，头发都白了。还是并不知心，好像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；但有的朋友道畔相逢，停车来，交谈片刻，便是一见如故（注：停车的时候，车盖倾侧，故曰倾盖。喻时间之短促也），友情的深浅，原不是相识时日的长短所可衡量。我和孟元超、云紫萝的交情，可不正是这样？最初我不知道紫萝有所钟，对她曾有非分之想，她却是光明磊落，依然把我当作大哥看待，心无芥蒂。嗯，这份纯真的友情，岂是旁人所能懂得？唉，莫说一般的人谣诼纷纭，只怕孟元超也误解了我此际对紫萝的情感呢。”

“但也许是我误解也说不定。”缪长风想起了孟元超那既豪迈而又沉郁的性格，心中又再思量：“他要我去照顾紫萝，或许正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现在的心情，他把我当作上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，才会重托我呢。我若然还以为他是要为我们撮合，恐怕反而是境界太低的世俗看法了。”

山抹微云，天粘衰草。白茫茫的湖水望不到尽头，密布湖滨的芦苇也好像遥接天际。快马驰过，芦苇迎风飒飒作响，但仍是只见宿鸟惊飞，看不见人的影子。

“怎的还是不见刘抗？”缪长风心里想道：“这次我来扬州给王元通拜寿，总算是不虚此行。不但好友重逢，还结识了新的朋友。像孟元超和我一样，刘抗和我也可说得是倾盖如故了。听说他是山东中牟县人氏，后来才游学杭州的。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和